

新 课 标 课 外 阅 读 能 力 提 升 丛 书

NEW CLASS SIGN

老城故事

LAO CHENG GU SHI

甘桂芬 著

丛书主编
刘志学



5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新 课 标 课 外 阅 读 能 力 提 升 丛 书

NEW CLASS SIGN

老城故事

LAO CHENG GU SHI



甘桂芬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城故事 / 甘桂芬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2

ISBN 978-7-5699-2226-4

I. ①老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1890号

老城故事

LAOCHENG GUSHI

著 者 | 甘桂芬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吴 霜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訾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17 字 数 | 280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|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26-4

定 价 | 4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老城故事

妈妈的权利 /1
一路顺风 /3
棋 子 /5
秘 密 /8
你曾等过的那个人 /10
习 惯 /12
过 河 /15
一杯茶的温度 /19
一则笑话 /22
解 救 /24
抵 账 /27
你命真好 /29
同学聚会 /33
讨工钱 /36
俺是乞丐俺怕谁 /40
留 守 /43
其 实 /46
琪 琪 /48
冬 眠 /51
邂 逅 /56
炫 耀 /59

老城故事

你不知道我多不待见他 /62

冰凉的年夜 /65

晒 暖 /67

早班公交车上的妈妈们 /69

俺家有个野蛮老婆 /71

般 配 /76

被陌生征服 /78

公贺新禧 /81

城里乡下 /83

从起点到终点 /85

点 心 /87

定 数 /89

对 门 /91

风清日丽的一天 /94

告别仪式 /99

光 阴 /101

规 矩 /103

寒风里 /105

机器年代的杀手 /107

吉卜赛风格的女人 /109

又到中秋 /111

经营美丽 /114

喇 叭 /117

奖来的神秘之旅 /123

回头再聊 /128

门外的脚步声 /131

老城故事

- 面子是自己挣的 /134
- 清风明月 /136
- 馒头家 /138
- 你赢了，我也赢了 /141
- 配 角 /144
- 请来的小偷 /147
- 酒鬼的前妻 /149
- 忍把玫瑰换猪肉 /153
- 白纱巾 /156
- 拾漏儿 /158
- 咖啡勺里的方糖 /162
- 私 语 /165
- 偷得半日豪侠梦 /167
- 睡不着的夜晚 /169
- 贴着地面行走 /171
- 星级厕所 /173
- 精算师 /175
- 饮食爱情 /179
- 早 餐 /181
- 张望果子成熟的季节 /183
- 忠厚的导游 /186
- 当时只道是寻常 /191
- 眼前的好时光 /193
- 一窗绿萝 /196
- 合伙人 /198
- 好记性 /202

老城故事

名 字 /204

深 宫 /207

清明谷雨 /211

若得山花插满头 /216

不为天子为良匠 /219

塔 灵 /227

天 命 /230

橐驼儿 /233

特别关照 /239

藏 娇 /242

收 藏 /244

城里的秋风 /247

藏 书 /250

弟 弟 /252

偶 然 /256

小寒大寒又一年 /261

妈妈的权利

都说后娘难当。当初和林大山结婚，雪莲妈坚决反对，不同意她去给人家做后娘，可是雪莲死心塌地要嫁林大山，说就是火坑她也要跳。

从进门第一天起，雪莲就决心做个好后娘，她千方百计讨好林大山的女儿林小微。女孩不小了，有自己的小心眼，担心爸爸娶了后娘就离自己远了。虽然林大山千叮咛万嘱咐，她还是对雪莲的殷勤不冷不热。

雪莲知道没有谁能取代妈妈在孩子心里的位置。雪莲不求取代，只是不想林大山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

林小微一天天大了，对雪莲不再那么冷淡，但到底不是亲生的，两人中间始终隔了一层。林小微要上大学走了。送她上火车时，林小微第一次拥抱雪莲，在她耳边说：“替我照顾爸爸，他最听你的。”

雪莲忍不住落泪，受宠若惊似的。

本以为林小微走了，她可以因此轻松，不用再天天看孩子脸色，可每次吃饭时瞅着餐桌旁空着的座位，心里竟空落落的。

四年过去了，林小微大学毕业回小城就业，但是她不肯回家住。林大山叹气，雪莲也叹气。每个星期天，雪莲和林大山一样盼着林小微回来，雪莲使出浑身本事，变着花样给孩子做好吃的。

林小微恋爱了，雪莲很想知道那个男孩子的情况，可是张了几次嘴，都没好意思问。不是亲妈，人家会不会怪自己多事？

过了一段时间，林小微主动提出要带男朋友回家吃饭，雪莲心里竟比自己当年找对象还紧张。

小伙子终于上门了。第一眼，雪莲心就凉了，这样的男孩咋能配上咱家林小微。可这都是心里话，脸上还是热情地招呼。雪莲偷眼看林大山，他也脸色铁青。谈话间，越看这小子越不咋地。雪莲做饭时神情恍惚，林小微妈妈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怪自己？

这顿饭吃得艰难。雪莲捧着半碗米，扒拉来扒拉去，粒粒都那么生涩。男孩子要走了，雪莲想留林小微说说心里话，可人家已经挎上了男朋友的胳膊。雪莲张张嘴，没有说话。

孩子走了，雪莲止不住叹气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，身边的人也是长吁短叹。

终于，雪莲下了决心，无论如何，她得行使一回当妈的权利——虽然孩子从来没有叫过她妈。

她拨了电话：“小微，我要和你说几句话。”

对方沉默。

“那小伙子不适合你，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。”

对方依然沉默。

雪莲提高了声音，“小微，我是以妈妈的身份和你谈话。我和你爸年龄大了，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不能再照顾你时，有一个爱你的肯负责的小伙子能替我们陪着你，可他不是这样的人选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都坚决反对！我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拿一辈子幸福去冒险！”

话筒里传来林小微的抽泣。

“谢谢您，妈妈！许多年来，我一直盼着您能像妈妈一样约束我，而不是对我过分客气。我希望自己做错的时候，您也能像妈妈一样骂我。我一直在等。我终于等到了。您放心，今天带回家的男孩是我临时请来客串的，我要通过他来证明妈妈究竟有多爱我。”

一路顺风

眼看就要收麦子了，火车站挤满了用大编织袋包裹行李返乡的民工，火车上也越发拥挤了。

所幸我只是短途。我尽可能吸着气，将自己缩小在超负荷的座位上，避免被那些污脏的行李包撞上。

两个刚刚上车的民工，憨厚地陪着笑脸，小心地将他们庞大的包裹向前移动。已经是五月底了，他们身上居然还穿着棉袄。蓝色的化纤面料，做工很粗糙，看样子是价格低廉的地摊货，棉衣后背印满了白色的汗渍。经过我的座位时前边已经走不动了，他们只能站在过道里，靠着行李包喘气。我看到旁边的女孩子捂着鼻子皱起了眉头，的确，民工身上浓重的气味让人恨不能屏住呼吸。

他们大概已经见惯了别人的鄙夷，从周围乘客的表情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受欢迎。他们讪讪地笑着，两个人用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方言，一边张望着窗外一边小声说着什么，大约是关乎今年的收成。

看面相，他们应当在五十来岁，当然也可能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使他们相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些。以这样的年龄出门打工，不外是要为年迈的父母换点医药费，给膝下的儿女扣磨点书本钱吧。他们的衣服一样又破又脏，面色黧黑瘦削，脸上皱纹密布。从他们的装束判断，在外边做建筑工人的可能性大些。

好在现在国家政策保护，他们应当是能够如期拿到工资的，所以他们脸上带着一丝喜色，满是对即将看到的家人的期盼。

这时候，一个在火车上推销保健袜子的年轻人提着篮子走了过来，手里的钢刷蹦蹦地敲打着行李架，聒噪着介绍他手中的益麻保健袜。我长期乘坐这列火车，对他日复一日的表演和那套说辞已经司空见惯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干脆闭目养神。

年轻人大声嚷嚷着：“不贵不贵啊，五块钱一包十块钱两包，一包三双，便宜得很哪。正宗的保健袜，男女老少都能穿，赶紧买啊。”

我听到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净骗人，这种袜子，一穿就烂。”

年轻人卖不掉袜子很失望，把气撒在民工的行李包上，狠狠踢了一脚，说：“净碍事！”顺手把袜子塞到他们手里，说：“看看！都看看！给家人带个礼物回去嘛。出门在外，挣钱不是要花的吗？总得捎点东西回去，老的小的都能穿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打动了两位民工，他们居然笑咪咪地接着了，也不说话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各自从棉衣的内袋里掏出一把杂乱的最大的面额十元的钞票，我猜更大的票子可能是被他们藏在更保险的地方了。

他们慢慢抽出十元的钞票分别付账买了两包，笑咪咪地塞进棉衣的口袋。

他们也许是刚刚结算了辛劳几个月的工资，已经盘算了一路要给家人带点什么。离家渐近，恰好碰到这个霸道的袜子推销员，总算带回了给妻子老小的礼物，哪怕是一人一双袜子呢。

他们买下袜子的时候，也和我外出给母亲捎点补品，为小女挑选衣裙一样的心情吧。他们也有要孝敬的父母，有等待疼爱的儿女，有翘首以盼的妻子。这么想，我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异样了。我们都是社会的微尘，为生计奔，为稻粱谋，为父母妻子尽心，都是一样的啊。

车站到了，我该下车了。回望一眼他们，他们的脸被即将到家的憧憬鼓舞着，笼罩着一层幸福的温暖。

祝他们一路顺风。

棋 子

周先成可是个高人，年少位高，仕途通达——很多熟人在场面上介绍他时都这么说。他够朋友，讲义气，朋友的事，只要向他张了口，但凡他能帮上忙，没有不尽心竭力的。

他有很多朋友，其中不少是做生意的。这年头，在饭桌上交朋友是比较通俗的方式，周先成的朋友也大多是吃饭时结识的。他喝酒爽快，没有架子，朋友们都很喜欢他，总是不断给他介绍更多的朋友。

今天晚上这个饭局的目的也是交朋友，是一个铁哥们引荐的，推不掉。周先成下班前已经给老婆打过电话请了假，并一再叮嘱自己的哥们要安排得比较偏僻不容易碰到熟人的地方。这也是周先成的优点之一，做事低调不张扬。他一向认为，韬光养晦是从政的要旨，犯不着为吃顿饭搞得满世界都知道，自己和什么人交朋友应当是个秘密。

做生意的人大都懂得关系也是生产力的道理，舍得花小钱赚大钱，在结交政府官员时通常都表现得非常爽快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周先成一进包间就被让到首位，他一再推让，坚持要按照年纪大小入席。

“长幼有序嘛，得按着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办。坐在一起就是缘分，就是自家弟兄，哪能再论什么职务高低！”

周先成的谦让越发显出他的温和友善、平易近人。今天请客的老板

更有面子，很豪气地一掷千金，叫来服务员，菜都捡最贵的点。

满桌子酒菜次第而上，周先成却很少吃什么，偶尔夹两根青菜而已。朋友们的敬酒却是不能推却的，尤其是新结识的朋友，更要推杯换盏地互相加深印象。至少一斤酒下肚之后，周先成居然能面不改色，谈笑如常，直令一帮子陪酒客肃然起敬。

酒宴散去，大家的关系拉近了许多，最起码，经过这一面之缘就有了下一次交往的由头。几天后，请客的老板果然登门拜访，要请周先成帮忙。

原来，周先成所在的部门颇有权力，他在局里主管业务，手里有几个项目，规模不小，利润丰厚，好多公司都在紧盯着，想抢到自己手里。

周先成的夫人极有眼色，把客人让到客厅，端上茶水，就躲进了卧室。

老板悄悄把一张银行卡放在茶几上，说：“老兄知道现今的行情，不能让局座吃了亏，这里是五十万，麻烦您帮帮忙。”

周先成沉默半晌，推回银行卡，诚恳地说：“兄弟倒想帮忙，只是决定权不在我这儿。我们的局长明年就要退了，局里眼下真正当家的是常务副局长刘显贵。不如这样，你把这张卡上的钱翻一番，找找刘显贵，他儿子出国正需要钱。他收了你的礼，自然会在局务会上向我施加压力，到时候我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，保证你能拿到项目。只是别提认识我，否则，人家刘局长就不好办了。”

老板依计而行，果然成功，对周先成更加敬佩感激。

一年以后，老局长要退休了，刘显贵是呼声最高的接任人选。恰在此时，市纪委收到了一张光盘，里面记录着他一年前收受贿赂的详细资料，刘显贵立即被立案调查，向他行贿的老板也被收容了。

座次排在刘显贵后面的周先成，无论年龄、学历、资历、能力，还

是群众基础都不错，尤其是经济上很干净，被宣布担任局长职务。

周先成如愿以偿坐在局长办公室后回忆这件事。那天老板带着银行卡走出他的家门后，他立即打电话给一个做私人侦探的朋友，让他跟踪拍摄了老板和刘显贵接触的全过程，不动声色地等到最佳时机把底牌抛出来。他成功了。

只是有点对不住那位老板。不过，这世界上，总是有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做了别人的棋子，他就是一颗找上门的棋子。

秘 密

他年纪不大，但事业做得挺大，是大家公认的成功者。很多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秘密，他总是含笑不语。以他的性格，若没有最好的答案，他宁可不回答。

这段时间，他喜欢在中午休息时间到茶馆坐一会儿。这家茶馆躲在偏僻的小巷里，很安静。这里不设包间，没有牌局，甚至不欢迎谈生意，是真正喝茶休息的地方。

他是无意中走进来的。茶香淡淡，话语低低，脚步轻轻，伴以慢节奏的古典音乐做背景。一经发现，他就爱上了这个地方。每当焦虑烦躁的时候，他喜欢到这里寻找心灵的宁静。

他喜欢看滚烫的开水浸泡茶叶。一根根茶针像鱼一样在水里浮游翻滚，像沉睡的公主被王子的热吻唤醒——他为自己的比喻得意。他早过了读童话的年龄，但坐在茶馆里，他会恢复精神上的童真。

每次来，都只他一个人。抛开了生意，远离了下属，在这儿，他是放松的，可以像杯子中浮游的茶叶一般自由。

他吃了很多苦，终于赢得世俗意义的成功。若干年前他掘得第一桶金时，手段不够光明，虽然他后来一直想予以弥补，他依法经营，广做善事，希望能抵销他曾经犯的错，但那件事的阴影始终压在心头，成为他的隐秘。

两天前，他收到一封匿名信，信里说：“尊敬的先生：我知道您的一个秘密，我很想把这个秘密扔进火山口的岩浆里，永远密封起来，但我需要一笔前往火山的车马费，也许您肯资助我。”

信中的魔咒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终于来了！

他明白，所有的敲诈都不会因为一次得逞而结束。一旦他开始付款，敲诈就会没完没了，直到把他榨干。但是如果置之不理，有可能激怒那个敲诈者，他没准真的会把自己的秘密公布于众。那么，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

他被矛盾纠缠着，不知该如何解脱。只有坐在茶馆里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被手中的茶杯占据了，才会暂时忘掉烦恼。

这时候，一丝轻轻的耳语传到他耳朵里。他曾经在部队做过几年侦察兵，耳朵有超常的分辨力。这些耳语来自旁边的另一张桌子，桌子对面坐着一男一女。

男的说：“我想咱们的事暴露了。我今天上班收到一封敲诈信，他们说掌握了我的秘密，要求我给他们封口费。”

“怎么写的？”

“尊敬的先生：我知道您的一个秘密，我很想把这个秘密扔进火山口的岩浆里，永远密封起来，但我需要一笔前往火山的车马费，也许您肯资助我。”

他“霍”的瞪大了眼睛，这位收到的信和自己的一模一样。看来，那个敲诈者并不知道自己的什么秘密，但他掌握了一般人的心理，每个人都有不欲人知的隐私，如此而已。

他有些懊恼，以自己的智商，本不该上这样的当。可是因为心里的愧，才会着了诈骗者的道。

他终于找到了那个被请教许多次的问题答案，也许没有秘密才是成功者应有的秘密。

你曾等过的那个人

年龄一大，人就变得爱回忆了。

他老是想起年轻时候，那会儿他还很英俊帅气，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阶上，等待一个在他记忆行走了多年的姑娘。她家在西边邻村，每天步行穿过小村去东边邻村的外婆家。

他不记得是从啥时候开始留意到这个女孩子的，可能是在每天捧着饭碗蹲在门口闲聊的人们那里，听到大家夸这女孩长得真好！才刚念小学的他好像一下子有心了，他开始擦净脸上的饭粒，每天算计着女孩子即将出现的时间，在横贯小村的街道上疯跑、怪叫，甚至翻跟头，做些高难度动作，期望能受到她的注意。他的小阴谋得逞了，她一看见他的怪模样就会捂起小嘴偷偷地笑。

一天天大了，她变得害羞了，从小村经过时目不斜视，对他的花样迭出不再做出回应的窃笑，努力显得庄重的样子。妈妈说对不熟悉的男孩子得严肃才能赢得尊重。她是个听话的好姑娘，不能让人家轻视了。

他入伍了，又复员了。他开始满怀心事坐在村口的石阶上张望。虽然一看到她，他就会满脸通红，可哪天要见不着她，他又会烦躁不安。邻家嫂子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自告奋勇替他保媒。

嫂子没费周折就成功了。女孩子也怀着同样的心事，她妈妈正为女儿没缘由拒绝所有的媒人而发愁呢。这下好了，皆大欢喜。